

生命、季節和不朽社會的建立： 論景頗、載瓦時間的建構與價值¹

何翠萍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景頗與載瓦是中國 55 個少數民族中景頗族的兩個支系，他們多半居住在雲南西邊的德宏景頗族傣族自治州內，北、西、南皆與緬甸交界。² 德宏州位處東經 97°31' 到 98°43'，北緯 23°50' 到 25°20' 之間。大體上受印度洋向東北流動的高壓暖溼氣流影響，乾雨季分明。五月到九月是溼季，溼季中，雨量集中，降雨量占全年總量的 86~92% 之間；十月到第二年的四月是乾季。景頗族居住的地區大多在一千五百公尺左右的山地，屬於亞熱帶氣候區（海拔八百至一千五百公尺之間）及溫暖帶氣候區（海拔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公尺之間）之交錯地帶（龔慶進 1986:2; DHDZJPZZZZGKBXZ 1986）。

¹ 在本文的研究與撰寫上，筆者必須感謝中國雲南省德宏州前文化局局長岳志明先生、德宏州語言文字委員會的 Mituq Nongbon 先生及潞西的 Muiho Luq, Muiho Sam 先生提供有關於景頗、載瓦年曆方面的知識及討論。最衷心感激的從 1988 年 12 月筆者開始作博士論文的研究以來，在漫長的研究過程中讓我分享他們生活的一部分的大伯（awamo）Muiho Luq 先生全家。在有關載瓦文化的知識上，他們是我所有知識來源的「根」。同時筆者也感謝本文初稿在棲蘭山莊發表時，評論人及多位參與者所提出的問題與意見；以及本文二稿的兩位匿名審稿者的建議。他們提出的意見讓筆者瞭解到此文不夠清楚之處。

² 1985 年德宏州的主要人口，漢族占 49.7%，傣族占 31.4%，景頗族占 12.3%。另外，還有阿昌、德昂、僳僳族及少數其他族群的分布（DHDZJPZZZZGKBXZ 1986）。

在景頗與載瓦人的山居生活裡仍然明顯主宰他們時間的體驗和建構的，一是日出日落、乾季雨季、年復一年不斷重複的自然節奏；一是人從生到死不可逆轉的生命歷程。配合自然的律動，景頗與載瓦以同樣在雨季裡生產「做活」，在乾季裡忙著「做人」（結婚、聯姻、蓋房、喪葬、過節）的模式來建立時間的價值。³ 但在超越人必有一死的生物事實上，他們卻發展出來了兩種不同的交換策略和時間價值來實現他們各自不朽社會的理想。景頗以竹為藍本，載瓦以榕為藍本。這兩種不同的藍本提供了不同的對於「源頭」的看法。以竹為藍本的時間策略在人群關係上強調彼此間所還不清的女人的債：討妻者永遠不會變成給妻者，女人的債永遠償還不了，給妻者永遠是討妻者生命的源頭，過去永遠是構成此刻的一部分。以榕樹為藍本的時間策略在人群關係上強調女人的債不是永遠的：給妻者曾經是討妻者生命的源頭，就像榕樹的枝是從它的根淵源的，但有一天這根枝也可以成為日後的根再抽出新枝來，而討妻者也可以成為給妻者。在這種時間的策略下，過去不一定是構成現在的一部分。從 L—S 聯姻模式的角度看來，前者是母方交表婚，後者則是由母方交表婚轉換到父方交表婚的模式，是兩種以交換的時間策略來安排人群分類及關係的模式。

本文的目的在既有人類學對時間本質討論的脈絡下，探討景頗、載瓦時間建構上與日常生活體驗及時間價值、策略和操弄間不可分離的特性，以及這種特性對於我們進一步瞭解景頗、載瓦社會有何幫助的議題。從景頗、載瓦時間的建構中，筆者論證其本質如何是緣於日常生活體驗和社會文化建構的不朽社會理想的共同塑模；同時說明人們如何經由「做人」及「做活」時間價值的引導與操弄來建立他們社會的理想。最後並經由景頗、載瓦進新房儀式中的慶賀活動來說明人們如何對於個別文化的時間建構進行反思，而指出時間建構本質上所

³ 從前還有打仗、結盟、稱王等各種政治性的活動。

具有的過程性。全文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乾季、雨季及年曆敘述景頗及載瓦山居日常生活中如何配合自然的律動，而形成在雨季裡生產「做活」，在乾季裡經由女人的交換而「做人」的模式以及傾聽自然訊息以「做活」來完成「做人」，爲「做人」而「做活」的時間價值。同時由載瓦如何使用外來曆法的方式及概念，筆者論證是由於其繫於人的再生產，而不是純粹生產做活的時間價值而導致他們對於週邊族群曆的選擇性吸收。第二部分人必有一死的事實與故事描述說明景頗、載瓦如何通過不朽社會理想的建構來超越不可逆轉的生命時間而完成其社會的再生產。這個理想是通過他們在社會再生產的交換時間策略所創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對於「源頭」的事的解釋。同時筆者進一步由進新房慶典中的吟唱及作戲的內容討論人們在「做人」、「做活」及「源頭」的時間價值間不同意見的折衝。筆者以爲，景頗、載瓦不朽社會的理想是通過儀式展演中的討論而逐漸成形，傳遞的。這是他們社會再生產上的一個特色。最後結論中，筆者討論人類學有關時間本質議題並總結景頗、載瓦時間建構的特性。筆者以爲景頗、載瓦基於做人與做活、再生產與生產、生命與工作、社會與日常生活（及自然律動）的時間價值策略性的操弄以及由此操弄所造成在不同時間價值間的平衡或緊張關係是瞭解其社會最重要的切入點。當前中國對少數民族的國家化過程對景頗、載瓦社會所產生的巨大衝擊，相當程度地是由於其所造成既有時間價值改變的結果。

一、乾季、雨季和年曆

景頗是跨中緬邊界的中國景頗族或緬甸克欽族（Kachin）中人口最多的支系，載瓦是中國景頗族中人口最多的一個支系。中國的景頗族包括景頗、載瓦、勒其、浪峨及博洛不同自稱的支系（徐悉艱、徐

桂珍 1984:1)。⁴ 緬甸的克欽目前包括景頗 (Jinghpaw)、載瓦 (Atsi, or Szi)、勒其 (Lashi)、浪峨 (Maru or Lawngwaw)、Lisu (中國的僈僈族) 及 Rawang (中國劃分在怒族者) 支系。⁵ 分布地點主要在緬甸的克欽邦，往東進入中國雲南的西南角，往南進入緬甸的撣邦，往西南進入阿薩姆的東北角；總人口大約有一百萬以上 (Lehman 1993:114)。本文主要處理的是在中國境內德宏州的景頗族，人口有 114,366 (DHDZIPZZZRMZF 1993:8)，其中載瓦人大約占 70% 至 75% 之間 (徐悉艱、徐桂珍 1984:1, 王筑生 1995:84)。

在語言系統上，所有景頗／克欽族都屬於藏緬語族，但載瓦、浪峨、勒其及博洛語屬緬語支，而景頗語則屬於景頗語支 (戴慶廈 1990:434, 徐悉艱、徐桂珍 1984:1-2)。本文主要有關景頗的材料來源來自盈江縣銅壁關鄉的景頗，載瓦的材料則來自潞西縣紅丘河流域兩旁的載瓦。

不知道從哪一年開始，雲南民族出版社固定出版景頗族月曆。⁶ 據我所知，此類月曆較普及於昆明及德宏各縣、市、鄉政府的景頗族幹部家中，而居住在山上的景頗村寨，除了與政府有關的村公所及合作社之外，在一般人家很少見。從 1989 年的月曆看來，此月曆除了有每頁所附的短文及短句是以景頗文書寫之外，包括很少的景頗傳統季節的訊息，但卻有相當足夠的中國節氣、年曆及節日的訊息。整體而言，這個月曆所包括的訊息有以中國官定的景頗文書寫的農曆月份 (與漢

⁴ 照 Bradley 的說法，在中國境內的景頗族包括 Atsi (Zaiwa), Maru (Lawngwaw), Lashi, Bola, Chintau 和 Jingpaw (Bradley 1992:179)。

⁵ 此為中國德宏景頗族人的講法，他們的根據是來自個人的知識及參加緬甸克欽木瑙 (*manau*) 慶祝時其所排出的支系陣容而來。但 Lehman 所定義克欽的範圍還包括住在緬北撣邦的 Achang (中國住在德宏的阿昌族) (Lehman 1993:114)。Atsi/Szi 和 Maru 是景頗對載瓦及浪峨的他稱。

⁶ 我所收到最早的一年是 1984 年。

人農曆同)，⁷ 以阿拉伯數字書寫的國曆的年、月、日及星期幾，漢人農曆的年、月、日，以及以中國字書寫的國定假日，漢人的二十四節氣；最後還以圖形畫出每個日子所屬的動物生肖。但周日及國定假日，如元旦、漢人農曆春節、勞動節、建軍節、兒童節、及國慶皆以紅色標示並以漢字說明。⁸ 全年中唯一以紅色標明的景頗節日就是自 1983 年訂定的景頗民族節日——*Manau poi*（木瑙縱歌節）。

這樣的一份月曆就像它被使用的場合一般，到底反應或創造了多少中國景頗族的現狀及未來，是值得深思的。它是只適用於中國國家體制的影響範圍之內工作的成人及上學的年輕人嗎？在現在，的確是如此。但在目前，即便在中國相當嚴格的人口移動政策之下，年輕人嚮往都市的心情與日劇增卻是不爭的事實。無論是合法或不合法的居留，在農村青年人口不斷有外移傾向的狀況之下，這樣的一份與國家或政府都市人口作息脈動一致的月曆對於目前常來往於都市與鄉村之間，或滯留在都市裡、或打算未來移往都市居住的人而言，必然有規律他們生活起居的重要意義。⁹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對另外一群以山田燒墾和水田耕種為生的大多數景頗、載瓦的人口而言，這個由德宏出版社從「中國景頗族」的角度所製作的月曆有什麼意義？與從前他

7 由一月至十二月是：*Hkru ta*, *Ra ta*, *Wu ta*, *Shala ta*, *Jahtum ta*, *Sangan ta*, *Shimari ta*, *Gupshi ta*, *Guptung ta*, *Kala ta*, *Maji ta*, *Maga ta*。此標音方式乃是根據中國官定之景頗文拼音。可是在 O Hanson 的字典中，這些月份所標示的卻是相當於陽曆的一至十二月。各別月份的意義請見下文。

8 從 1995 年 7 月開始，中國改行周休二日的曆法，後來的月曆，星期六也以紅色標示了。

9 從筆者 1988 年開始到德宏做田野時，青年人或幹部想方設法往都市遷移的風氣就已經很蓬勃了。這種風氣應該有相當程度的是，少數民族政策下晉用少數民族幹部、各少數民族地區設立縣、州等各級黨校以及省級的黨校和民族學院等儲備少數民族幹部等國家化的結果（YNMZGZSSNBXZ 1994:322-350；GYNSWZZB & YNSMZSWWYH 1990）從 1990 年 6 月德宏在經濟改革開放的政策之下正式成為對外開放地區之後，處於緬甸、中國交會處進出口經濟上的蓬勃發展所造成都市與農村的差距，使得嚮往都市的人口更為明顯。

們原有的由經驗累積的、沒有固定日期的掌握節令的方式、和在傳統的生活方式、文化設計和社會理想上所發展出來的只有季、季度的曆相比(見下文)，有什麼不同？¹⁰ 人類學對曆法的研究可以讓我們瞭解到什麼？

以下筆者將敘述景頗及載瓦山居日常生活中如何配合自然的律動，而形成在雨季裡生產「做活」，在乾季裡經由女人的交換而「做人」的模式。筆者以為景頗、載瓦時間的價值是建立在隨著自然的律動而「做人」、「做活」的循環模式之上的。區域內週邊族群的曆與國家的曆，以及與他們日常生活一向有關的非農業的「找錢」與市集的活動在 80 年代中國經濟政策開放以前，豐富了景頗、載瓦在談論時間上的辭彙，但並沒有改變他們本有將時間價值建構在傾聽自然訊息以「做活」來完成「做人」，為「做人」而「做活」的原則。也就是說，景頗、載瓦的時間價值主要繫於人的再生產，而不在「曆」的時間建構上。

(一)日常生活與自然的律動

從文獻資料中，我們早已知道人們對自然季節變換的體驗是構成他們生活律動的最重要來源。

卡場景頗族還有根據自然特徵掌握節令的豐富經驗。例如，當山林間傳來「古墩墩」的鳥鳴聲，那就該砍樹了；三月初，山坡河畔綻出無數粉紅和雪白的杜鵑花，這是燒地季節的標誌；燒地之後是不能鬆懈的，必須趕在水冬瓜樹落葉之前把地整好；桃花和梨花盛開之時，最適於種蕎；聽到布穀鳥的

¹⁰ 但我必須要說明的是，景頗、載瓦文化及社會內部並不只奉行一種曆法。據我所知，除了某些常常進出於景頗、漢人地區或緬甸的祭儀專家，他們具有漢人的風水、天干、地支的知識及緬曆的知識之外，景頗及載瓦的男人由於打獵所需，也發展出其特有的算各地區獵物出沒日期的曆。但筆者對此曆的狀況仍相當無知，所以無法介紹。

高鳴，那是在催促人們播種陸稻；而陸稻播種，卻不能延遲到楊梅成熟之後（尹紹亭 1994:58）。¹¹

在日常生活的體驗中，對於一個外來的人類學者而言，最深浸我心的也是這些天天環繞在我周圍的，配合著天亮天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然節奏而製造的聲音。¹²

山上的早晨凍冷的出奇。太陽出來的時候，才是人們出門上工做活的時候，沒有日照的時候，就是人們收工回家的時候，也是屋裡又開始生火的時候。還沒等天亮的曙光穿過籬笆進到屋裡，每天早上提醒我起床的是養在與我的睡處僅有一道竹籬牆之隔公雞一聲聲的叫鳴，一次又一次；等到它們此起彼落的叫了三、四回之後，小雞和大豬、小豬都開始了它們喚主人餵食的叫聲。早上的火還沒有生旺以前，沒有人想要起身，除了這個家裡負責生火煮飯的主婦或女兒之外。任何人的舉一動一靜踩在竹籬笆編的地板上都是很響的。主婦們儘管再輕聲，前後進出拿柴火、生火、取水的聲音仍是很大的。廚房的火生起了，昨晚就煮好的豬食也熱過了。加上一些糠，主婦們提著去餵豬、餵雞。它們的叫聲早已持續不斷好久好久了。一個有生氣的家，如果再加上嬰兒的哭聲，一早起來，是很吵、很吵的。它還是有氣味的。因為火煙剛生起時常常

11 就人們如何由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現象來認知時間的積累，王鈞對於獨龍族以竹的生命循環來做認知依據的說法有相當的參考價值：「獨龍族……有的家族長者說，他們搬出岩洞之後竹子已經開過四次花，董棕已經成熟過八次（竹子六十年開花結實，董棕二十年熟透成粉）；有的家族老人則說，其祖先是在一百五十年前才從岩洞搬出來的」（尹 1994:14 引自王鈞 1983）。在中國，獨龍族是中國雲南的另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怒江上游的怒江怒族獨龍族自治州。在 Leach 的書中，獨龍亦被視為他廣義定義的克欽之一。

12 此處所記錄的是筆者在冬天（12 月到 2 月間）的載瓦山居的體驗。

是很薰人的。天微亮了，躲在被窩裡的人們也開始蠢蠢欲動了。一翻身起來，除了必須急急忙忙的去解手之外，唯一要做的就是趕忙奔回火邊取暖。山上清晨的僵冷，代表生氣的人聲與家畜聲，直到我從山上回到壩子上幾天，起床前似乎等得都是那些吱喳、哼嚕及起火的聲音；我的身體也還記得那起床的剎那間滲骨的冰冷。

如果我住的房間裡有火塘就好了。那麼我就可以一起身，還沒離鋪子前就把昨晚燒熄了的柴再點起了。可是我住的是小房，給未婚女兒或兒子住的房間。這裡多是沒有火塘的。傳統的屋子，連給青年夫婦住的房間多半也都沒有火塘。老年人的房間總是有火塘的，另外必有火塘的地方就是「上房」(*wap toq [z]*)和大房（也是廚房與吃飯的地方）(*wap mo or zang zo wap [z]*)。前者是從前家裡守護神靈所在地，和招待客人（尤其是男客人）或商量大事的地方，也是男客人要過夜時所住之處。現在由於中國當局破除迷信的結果，多數人家「上房」常越變越小。在房子的格局仍維持長房形式的多數人家，「上房」或是閒置少用，而僅在有客人來時才用；或是改為置物、穀之用。更多數的在建新房時，使「大房」取代原「上房」招待客人的功能而另立廚房燒飯做菜兼吃飯。原來廚房是在屋前的，現在轉為較為挑高的兩層房後，就以房子的下層為廚房。那些落地式的房子，或仍維持將廚房放在房子的前端；或在房子之外，但也在前方另搭廚房。後者較少見，因為把廚房分在房子之外以後，這些房子總是冷清了很多。沒有足夠的吵雜、氣味告訴屋裡的人一天就要開始了。

天亮了，可是太陽還沒有出來。人們圍在廚房或大房的火的周圍，你一句、我一句的搭著。主婦們開始做早飯了。早飯上桌的時候通常也是太陽升上竹梢的時候了。在山區由於地形的緣故，有的在十點左右，有的要到十一點左右。沒吃飯前通常是不會出門的。吃了飯後，有的準備去放牛，有的準備去地上、田裡做活。也有的開始進出園子、前院、屋內的做活、揀柴或找野菜。要整房子的也在砍竹、削竹了。白天是出門做活的時候。太陽沒出來、天仍昏白或轉黑時，是吃飯、坐在火塘邊商量家務、或串門、休閒的時候。……

這種由日出日落來做過日子的生活規律的方式，在年復一年過日子的安排上，他們也以自然天候的變化為依歸。載瓦與景頗人最清楚的季節劃分是雨季 (*lanam (ta)* or *yinam ta* [j]; *zan* or *zan nam* [z]) 和乾季 (*ginhtawng (ta)* [j]; *cung* or *cung nam* [z])，前者大約由公曆的四、五月到九月，後者大約由公曆的十月到四月（見表 1）。¹³ 但是載瓦 *zan* 也有年的意思，*zan cau* 是舊年，*zan sik* 是新年。人們對季節 (*gan*) 的變化循環有相當的共識，但當然也有不少是屬於個人在不同的山窪居住體驗的結果。前者尤其表現在人們的俗語和詠歎新年的調子中（常常在結婚及進新房時唱之）。新年或吟唱春天的唱詞中把新年比喻為乾天與雨天的變換：「乾天和雨天都已經換了，就好像織布時用的 *ngat* 也已經換了一般 (*cung nge zan tai be, ngat e do tai be*)」。¹⁴

13 本文所用的羅馬拼音，景頗文的拼法用的是 O. Hanson 1906 所編詞典的拼法，載瓦文的拼法是依據德宏語言文字委員會所訂定的載瓦文。所有景頗、載瓦文都以斜體羅馬字母表示。有必要時，景頗文之後以 [j] 標之，載瓦文之後以 [z] 標之。載瓦同時也直接叫雨季為「下雨的時候」(*mau wo yam*)。

14 此句是唱於詠唱新年的調子裡的。*Ngat* 是織布時很重要的用來織花的竹條，不同的花紋就是靠 *ngat* 所放位置的變換而完成的。

表 1 景頗、載瓦的季節(一)

季節	Jinghpaw	Zaiwa
乾季(十月～四月)	<i>ginhtawng (ta)</i> ¹⁵	<i>cung or cung nam</i>
雨季(五月～九月)	<i>lanam (ta) or yinam ta</i>	<i>zan or zan nam or mau wo yam</i>

雨季 (*zan nam*) 還沒有真正開始以前，大約在漢人的農曆三月的時候，山上的人們聽到布穀鳥的叫聲，壩子上的人們聽到青蛙的叫聲，就是該去播種的時候了。¹⁶ 紅丘河流域更細緻的說法還區分大自然所給予種「家邊的地」或「上半山的地」(*bum yo*) (大約是海拔一千公尺以上者) 及「下半山的地」或比家邊的地海拔為低的地 (*nyom yo*) 的不同訊息。他們說，到了紅木樹 (*so*) 的花開著像 *ngo zhui* 魚的眼睛白白的、不開的、包起狀的花苞時，就是種家邊的地時候了；到了紅木樹的花掉在地上一瓣瓣黃黃的，像曬乾的酸筍 (*myik zhvin tan*) 一般時，就是種下半山的地的時候了。此時在地上栽種的是旱穀、玉米、紅米、薑及茼菜等作物。另外，人們還說：當鬼造果樹 (*chang pao*) 開始結苞時就是種山田的時候了；在鬼造果樹的果實開始變黑的時候，就是種壩子的田的時候了 (此樹直接由苞結果實，沒有通過開花的過程)。

老人們還會提到的季節還有「找柴砍柴的季節」(*tang zan tang ho nam*)。在乾季中期時 (*cung gung*)，他們說大約總在農曆正月或二月時，需要去砍柴。等到「白花開了，雨季開始了，柴也溼了就不好了」。有經驗的人說，本來更好的砍柴時候是在農曆過年以前，因為這個時候砍的柴不會打蟲。漢人們常在這個時候打。但景頗人多在過

¹⁵ *htawng* 是「停止下雨」之意。筆者在此處以乾季及秋季為一年之始是依據景頗及載瓦人的說明方式書寫的。

¹⁶ 雲南人稱盆地為壩子。

了農曆年才打，因為此時柴更乾了些，比較好砍。但相對來講，也比較容易生蟲。

(二)乾季「做人」、雨季「做活」的時間建構

載瓦雨季又叫做「開始做活或勞動的季節」(*mu toq nam*) 或叫做「做活(路)或勞動忙的季節」(*mu gvin nam*)，相對地，乾季人們又描述為「為社區的事而忙」或是「為寨與寨間及寨裡的事忙」(*ming mu wa mu gvin*) 的季節。這種乾雨季的律動主宰了山居景頗及載瓦人相當全面的生活。雨天人們忙的都是與農田和地有關的生產的事或「活路」的事，¹⁷ 他們犁田、播種、除草、防止雀鳥吃穀等。常常他們還各自住在自家的田間小棚裡，寨子裡、家裡總是不見人影。就像 Mauss 所描述的愛斯基摩人在冰雪溶化時各自分居於各家帳棚中漁獵一般(Mauss 1979)。在乾天裡，收穀、打穀、堆穀的事告一段落之後，各家戶由田間小棚回到寨子裡處理結婚、建屋、喪葬等社會的事，同時從前他們還在此時打仗、聯盟、作各種節慶、饗宴的事。就像愛斯基摩人在冬天時聚於冰屋中的群體生活般。雖然人死不是乾雨季可以控制的，但就傳統的習俗而言，凡是壽終正寢的老人或家境較為富裕的老人，即使在雨季死了，人們會先做了葬禮之後，到了乾季才做喪禮。因為喪禮基本上是對死者的一種榮耀。這就是載瓦所謂「為寨與寨間的事而忙」(*ming mu wa mu gin*) 的季節。

這種「寨與寨間的事」(*ming mu wa mu*) 在載瓦社會中特別指涉的是婚禮、進新房禮及喪葬儀禮。照載瓦自己的說法，「寨與寨間的事」是一種社會的事，相對於小孩子的出生而言，後者是一種屬於獲得「寶物的事」(*igvun mu*)。這種寶物 (*igvun* [z], *a ja* [j]) 在載瓦對財富的分類中是屬於相當特別的與聯姻關係有關的儀禮物，包括

¹⁷「活路」是潞西景頗人和漢人的用語，用來描述所有與農田及地有關的生產活動。

於是在乾天景頗山的生活裡，我看到的是人們在打穀、堆穀、背穀回家的事忙得告一段落之後，總要計劃什麼時候要回「給妻者」家探望，什麼時候該開始注意物色姑娘、準備為兒子提親，房子什麼時候該換茅草、籬笆，地板是否該換的種種的事。鄰居親戚們要講親事得一起幫忙著去講，去討；有老人死了，如果是至親，他們得全家出動的去幫忙，青年男子得幫著去殺牛、殺豬、作菜；媳婦得幫著去挑水、背柴、煮飯。有人蓋了新房子要請客，只要請了，一家就得有人代表去參加。來回又走路、又乘車三、四天的路程都得去。「討妻者」回門探望了，「給妻者」把他們帶來的糯米飯分給較親近的鄰居或親友，並邀請著去喝他們帶來的酒。被邀請的總會也帶一小包木耳或酸醃菜做禮物去坐坐、聊聊。他們忙的都是「做人的事」。²¹

景頗描述他們雨季正當七、八月中時的情景時說，七月是「天天下雨、地濕，去哪兒都不方便的時候」，八月是「仍下著雨，出門不能不戴帽子的月份」。而到了九月、十月一切都要開始峰迴路轉，穀子也開始黃了，表示開始會有糧吃了；天也漸漸晴了，表示人們可以開始到處走動，串親戚、為「做人的事」忙了。他們說十月「天晴了，新米得吃了，人們心情也開始豁然開朗了」（見表 2，景頗月曆、季度及當月、當季的意義與活動）。

（三）外來的曆與景頗、載瓦時間的建構

景頗、載瓦隨著自然律動而安排的生活方式，規律了他們在乾季「做人」，雨季「做活」的節奏。傳統王權或頭人的權力雖然有經由將其權力展現在做活季節開始之前及之後的農業祭儀之上，但他們「力」

²¹ 雖然筆者以「做活」來代表「雨季」，「做人」來代表乾季，景頗與載瓦也有同樣的說法來描繪雨季乾季的意義，但這並不意味著在雨季就沒有任何與「做人」或社會有關的事會發生，例如上文已有說明的葬禮；同時也更不意味著在乾季，人們就沒有生產做活。後者可以非常清楚的由表 2 中的當季活動中看出。

表2 景頗月曆、季度及當月、當季的活動

月名／相當月份(農曆)	季度／相當月份 ²²	月名意義及當月活動 ²³	當季活動 ²⁴
<i>hkru ta</i> ／正月	枯日阿達／一月、二月	所有的人都有得吃、開始織布的時候／在家織布月	祭祀 <i>numshang</i> 祭林，過「木瑙」節、春節，串親戚，討媳婦。女人織布、割草，男人打獵、蓋房子。農業活動有：犁板田、砍柴、砍地、種洋芋、種早熟包穀。
<i>ra ta</i> ／二月		有得吃、平安無事、活路不忙、好過的時候，跳 <i>mānau</i> 的時候／準備工具月	
<i>wut ta</i> ／三月	巫時拉達／三月、四月	男人開始砍旱穀地，火吹、風吹、燒地的時候／砍地月	祭獻家鬼、進新房、結婚。 農業活動：水田犁一稻，做秧田、撒秧、燒地、點種、種黃豆、南瓜、黃瓜、冬瓜、四季豆、飯豆、種棉花等。
<i>shāla ta</i> ／四月		女人織布結束、開始點穀子，男人在壩子上開始插秧的時候，山上的 <i>shāla</i> 樹開始開花的時候／播種月	
<i>jāhtum ta</i> ／五月	知通西安達／五月、六月	乾季結束、燒地末尾、開始下雨的時候／冬天結束月	以農業活動為主，包括：水田犁二、三道，砍田埂、包埂子、拔秧栽秧、旱穀地耨草依次、耨棉花，豆類除草。
<i>sāngan ta</i> ／六月		山上的 <i>lāngan</i> 樹開始開花、不時開始下點雨、雨季要開始的時候／節約用糧月	

(續接下頁)

²² 這是雲南民族學院的景頗老師石銳先生所提供的另外一種區分季節的方式 (ibid: 242)。筆者還無法判斷是這種季度的說法較普遍還是十二月的說法較普遍。十二月份的說法在中國與緬甸景頗間的差異，請見註7。

²³ 以下敘述兩種月名的意義，在／之前的第一種月名意義是為前德宏州文化局岳志明局長所提供。岳先生本身為景頗支系的景頗人，對於景頗文化的著述頗豐，曾以景頗文寫過一篇有關景頗季節及月份的文章，此資料是在訪談時岳先生提供的。在／之後的第二種月名意義來自尹紹亭 (ibid:58)。

²⁴ 石銳 (ibid:242)。

(續接上頁)

月名／相當月份(農曆)	季度／相當月份	月名意義及當月活動	當季活動
<i>shimāri ta</i> ／七月	時木日貢達	吃雜糧、節約用糧、天天下雨、地濕、去那兒都不方便的時候、聽到下雨 <i>shishi shasha</i> 聲音的時候／猴子無果子吃月	以農業活動為主，包括：水田看水耨秧，旱穀地耨二道、看鳥、收洋芋，收四季豆、黃豆等。
<i>gupshi ta</i> ／八月	七月、八月	仍下著雨、出門不能不戴帽子的月份／魚下子月	
<i>guptung ta</i> ／九月	貢冬格拉達	天開始放晴、山上旱穀地種的飯豆、黃瓜等開始開花、蜻蜓開始飛了、穀子開始黃了、得開始守雀的時候／乾旱月	祭獻祖先鬼，吃新米或吃新穀。 農業活動有：水田看雀鳥，旱穀地開始收割，收棉花、黃豆，飯豆、南瓜、冬瓜、黃瓜等。
<i>kāla ta</i> ／十月	九月、十月	天晴了、新米得吃了、人們心情也開始豁然開朗的時候／陸稻成熟月	
<i>māji ta</i> ／十一月	木芝木嘎達	樺桃樹 (<i>lāyang pun</i>) 落葉，開始發芽的時候／收穀月	祭獻社區的「祭林」以慶豐收，感謝 <i>numshang</i> 「祭林」眾鬼保佑。叫穀魂。伐樹準備蓋房木料。 農業活動有：水稻、旱稻收割，堆穀、打穀，背穀入倉，水田收割後犁板田。
<i>māga ta</i> ／十二月	十一、十二月	<i>māga</i> 樹開始開花的時候／收割結束、下霜月	

的來源並不是建立在以任何抽象的數字或文字來建立時間支配性規律的「曆」之上。景頗、載瓦對於曆的不注重可以由他們對於四季及月份的說法以及年紀稍大的人在有必要時，如何算他們歲數的方法中明顯看出。除了有其週邊的漢曆和傣曆或緬曆可以讓他們通過對照的方式找出他們可能出生的年分外，沒有一種景頗或載瓦的曆可以告訴他們是哪一年出生的（詳見下文）。

雖然不少的景頗以秋冬春夏四個季節的說法來對應著他們吃新米的季節，冷的季節，燒地、點穀的季節，及熱的季節，但不僅不是非常普遍的說法，而且用描述性的方式來談季節的仍然居多(如註 26 說明)。在景頗生計上山田燒墾較為重要的地區，還有進一步區分地上瓜類成熟的季節與打穀、收穀進倉的季節；而在載瓦山居人的概念裡，不但充其量只有三季的說法，用抽象的分類來區分季節的作法也不存在。他們或用描述天氣的方式，如冬季是冷的季節 (*joq myo*)，春季是天氣開始暖的季節 (*nyuq nyun yoq*) 或是老葉掉了新葉發的季節；或是描述季節內所從事的農業活動，如用收穫的季節、播種的季節來講來區分秋、冬。載瓦同時還用「乾天來了，可以出去了」的說法 (*cung toq kun*) 來講秋天 (見表 3)。

表 3 景頗、載瓦的季節(二)

季節 ²⁵	Jinghpaw	Zaiwa
秋季／吃新米的季節 ²⁶ 秋收季節	<i>mǎngai ta</i> <i>nmut ta</i> ²⁷	<i>jvo (kjo) shu yoq or</i> <i>cung toq kun</i> (戴:265) ²⁸
冬季／冷的季節	<i>kāshung ta or nshung</i> <i>ta or ningshung ta</i>	<i>joq myo</i>
春季／燒地、點穀的季節／天氣開始暖的季節／老葉掉新葉發的季節 ²⁹	<i>htingra ta</i> ³⁰	<i>howa kjo nam,</i> ³¹ <i>nyuq (nyun) yam or nyuq nyun yoq</i>
夏季／熱的季節	<i>nlum ta</i>	? ³²

²⁵ 在／之前的第一個定義通常出自景漢詞典，或是較習慣於用漢語表達景頗詞義的景頗人口中。另在／之後的第一個定義係來自 O. Hanson 所編的 *A Dictionary of the Kachin Language* 可能也包括載瓦語的說法，／之後若有第三個定義則來自載瓦語的說法。

